

秦瘦鸥的家乡情结

□赵春华

鸡年将临,猴年将尽,忽然忆起秦老猴年的往事了。

1992年,刚踏入猴年,瘦鸥老人有信来,让我和青年作家陆棣到他家去,曰有书相赠。

瘦鸥老出生于嘉定镇南大街李家胡同,他怀有深深的桑梓情感。我曾怀着惴惴的心约他为家乡的内部文艺刊物《嘉定文艺》撰稿,不料他如约交稿,记得文章的题目是《月是故乡明》。

还有一件事情,也让我感动至今。嘉定镇城厢地区有一批京剧业余爱好者,有人发起成立梅园京剧社,成立当天,瘦鸥老赶来祝贺,还把他的邻居——昆剧大师俞振飞及俞老的夫人李蔷华也一起带来了,这既是社员们的殷殷企望又为成立大会添了重墨。梅园京剧社成立数十载,活动不断,甚至还到上海去义演过,很有些票友捧场,在嘉定群文百花园中吐露点点馨香。这多少与瘦鸥老和俞老的当年支持有关吧!至1992年,嘉定的青年作家陆棣在文学创作方面收获颇丰,他要见见这位家乡后生,并在见面之前已在《解放日报》上撰文《读同乡人的小说》。

我和陆棣于正月初八兴匆匆地从嘉定赶到他在上海的寓所,他早早地等候着了,还备了好几盆水果及瓜子,知道我嗜烟,从不抽烟的他特地为我备好了一包上好的香烟。他这么热情,而我们两个晚辈于新年上门却两手空空,不由得汗颜不已。秦老的写字台上供养的一盆水仙散发着阵阵幽香,墙壁上

悬挂着万籁鸣先生为他画的一幅猴画,那猴神采飞扬,活灵活现,我这才想到秦老属猴,是年84岁了,而我也属猴,48岁。我说:“秦老,如果您是老猴的话,那么我是中猴了,中猴向老猴拜年啦!”一时笑声扬起。

接着,秦老说:王小鹰知道你们要来,她也要会会你们。于是他打电话到王小鹰家,王小鹰答应马上过来。不消一刻,王小鹰果然来了。她一口一个“王伯伯”,又甜又糯,把老人叫得满脸笑意。这时,秦老从卧室取出两本《海棠室闲话》赠送我们,翻开封面一看,他早于上年岁末签了名的,说:“这是特地给你们两位留的。”让我们非常感动。

十点半了,我们起身告辞。心里喃喃着:猴年馈书,其情无价。祝瘦鸥老艺术常青,身体健康!

或许,他的家乡情结从另外一个侧面得到观照:记得嘉定县志编纂时下发了征求意见稿,当时《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名录》里未收入秦老,因为他当时只是著名作家,无技术职称。他非常恼火,写信给陆棣,让他找我从中斡旋,希望在嘉定县志上有所反映。我把这层意思转达给县志办,县志办感到十分为难。这事传到他那里,他有点火了,给我写了一信:“必须严正声明:方志是由人民政府决定编纂的官方出版物,任何人都应该老老实实、大公无私地从事编写,如果意气用事,或者越权专断,乃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

渎职行为,因为这不是个人创作,也不属于一人、一家,谁也没有权力自作主张,胡乱定稿。若非我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完全可以根据事实提出理由,向主管方志的上级乃至党的纪检部门控诉,以求分清是非,得到纠正。可能有人以为我对县志稿提出某一点意见,只是为了我本人的声名、荣誉。那么请注意下面的事实:最近出版的大型画册《上海一日》集合了全国200多位优秀的摄影家,并得到驻沪空军部队的支持,拍出了几万张照片,从中选出了一二百张,制版印成的。其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要求之高,印刷之精,在我国内,可以说史无前例。共分3种版本,印数达百万册。这里面所收上海作家的照片仅3张,即巴金、郑逸梅二先生和我;如果我只是醉心于名望和声誉,仅此已足,何必考虑嘉定县志提不提我呢?”

在县志定稿时,秦老由上海辞书出版社评为编审职称,故出版的《嘉定县志》明白无误地写道:“秦瘦鸥,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

不料,一年后,即1993年瘦鸥老人与世长辞了!

其实,他的名字不仅仅留在嘉定县志上,应该铭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必说他那些短篇小说、散文、评论、译著,仅长篇小说《秋海棠》就被改编成话剧、沪剧、粤剧、评弹等广泛演出,后来又改编成电影,还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他是我们古耀嘉定的一份瑰丽的荣耀!

□刘向东

说修养

关于修养,古今中外的贤明志士都有诸多真知灼见。尤其是周恩來同志的《我的修养要则》最为通俗具体,给人启迪,值得学习。

1943年3月,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为了全面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不断提升党的领导能力而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红岩村为自己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深思这些要则,不仅能

真切感受到共产党人善于学习,严于修身的自律与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监督的他律有机统一的修养境界,而且也能深刻认识到这些要则对于保持党的纯洁性而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意义。然而,剖析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之内在原因,无一不是以淡化修养为根源。他们身为党员却忘记了入党的初心,身为干部却忘记了公仆的责任,身为公民却忘记了人格的品德。更严重的是他们不是崇尚“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修身和人格完善,而是推崇低级趣味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观。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不是以公仆之心深入基层向群众学习,受群众监督,而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无视他律而在腐败的泥坑里自我放任愈陷愈深。

事实上,修养既是人格、德性、境界三者高度凝聚的立身之本,更是为政之道和治国之基。对于公民个体而言,若是缺乏修养,则必然导致个人私欲的膨胀和行为的涣散,并由此影

响社会秩序和规范的正常运行。可见,无论是古代的儒家经典和近代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人的修养》,其共同的思想就是引导和培育公民和民族的修养,从而以升华社会文明、改良社会现象、塑造社会道德和优化社会秩序。而对于一个组织和政党来说,缺乏修养则必然会丧失其凝聚力和号召力。这也正是我党自诞生以来始终把党员的修养作为党性锻炼和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所在。

习近平同志曾强调:“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于人们的自觉行动。”倘若我们人人都能以周恩来同志为楷模,都能以习近平同志强调的“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三严三实”为标准,实实在在地在修养上“知行合一”,那么我们党的政治生态必然会生机盎然,我们的社会风气也必然和谐温馨。

王海草舍的“庄氏芦蟹”画韵

□严正英

写了一辈子诗歌的中国农民诗人王海,最近,在当地政府的资助下,终于把筹备已久的“王海名人手迹艺术收藏馆”,装饰一新,对外开放了。

我作为王海老师乡人和写作的学生,有幸首先走进了这幢别名叫“王海草舍”的“王海名人手迹艺术收藏馆”,给我第一印象是焕然一新的感觉。新粉刷的墙壁,新铺设的地砖,整个房子显得宽敞明亮。井然有序的布设,使得“王海草舍”在文化品质上,体现了高端大气的韵味。阅览室、展览室、会客室等,也随即吸引了一批一批慕名前来参观欣赏的客人。这个占地面积有300多平方米的“王海草舍”,听有关专家介绍,在上海郊区是唯一的民间文化展区。

在这座“王海草舍”里,四壁都挂满了各个时代的名家书画。大部分是在王海老师的诗歌成就上,给予的赞颂之词,夸奖之画。圣野的题词,邓友梅的书法,杨可扬的版画,还有贺绿汀的手迹,魏巍的诗词等,这些虽已逝去的名人,但都对王海的写诗生涯,给予了极高评价。而当今著名作家叶辛、赵丽宏、吴彤章等名家,也都对王海的诗歌成绩,评价加赞扬。其中,著名作家赵丽宏在2001年8月为王海创办的诗芽报题词:没有幼芽,何来大树。以最有文学诗意的艺术功底,点缀了王海为培养和扶持文学新人作出的贡献。也是恰如其分的。

而在这些名家的书画手迹作品中,我对来自庄行已故画家庄枕泉的一幅《芦蟹画》,情有独钟。只见这幅已显泛黄的《芦蟹画》,在已枯黄的芦叶下,两只爬行在水草上的螃蟹,好像在窃窃私语,商量着今天的爬行计划。一只蟹钳略微抬起,而另一只蟹的钳却往水下伸去。栩栩如生的画面,只见画家的功底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这种能让人产生丰富想象力的画画手法,说明画家对生活的观察是极

为细腻的。听王海老师说,这幅《庄氏芦蟹》画,已有60多年历史了。这是庄枕泉老先生在王海老师从上海参加一次文化工作会,载誉归来时,专门作画送给他的。这看似平常的一幅芦蟹画,却在告诉人们,在生活中,在社会上,和谐的心态,是多么重要。做人的品德,在芦蟹画中可见一斑,一定的艺术造诣,劝人为善的佳作,是王海老师最为看重的珍藏品,也以此勉励着自己的创作生涯。

庄行,我的家乡。自古以来就名人辈出,文化充盈。而《庄氏芦蟹》画,早在100多年前就出名了。当时,朝廷还曾经作出规定,庄氏芦蟹画不能少于50两银元出手。如此有官府定价,出售民间艺人的画作,在有历史记载的中国民间艺术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也进一步证明,《庄氏芦蟹》画,在当时是何等的珍贵稀有。

事实上也果真如此。因为,在100多年的画史中,庄氏的四代传人所作的所有画作,背景都是用的芦苇。一年四季,芦蟹都会在庄氏人的笔下,成为传神亮丽的一道工具。这种兼收并蓄,自成一体的画技,使得在江南水乡特有的芦蟹画,名声远扬,传承至今。听说,庄氏芦蟹画的创始人庄仁泳的一幅芦蟹画,现收藏在奉贤区博物馆,而流传在民间的《芦蟹画》更是不计其数。有的已飘洋过海,为传递中国的文化,作出了贡献。

回味无穷的芦蟹画,出自庄行名人之手,在微风摇曳的芦秆上,在清水飘浮的芦叶上,各式螃蟹的姿势,在动态和静态中若隐若现,书写了一曲曲拨动心弦的“芦荡之歌”,令人观后陶醉。这也许是艺术的魅力所在,我为家乡有如此优美的芦蟹画而骄傲,更为有如“王海草舍”这样的民间文化旗号而自豪。它也再次印证了艺术来自民间,接地气的艺术,是持久不衰的。

儿歌大王潘振声创作《小鸭子》的故事

□沈大钧

饲养,他马上可以上学读书了。

回到家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家乡的变化可以折射出社会的变化,这是一个好题材。青年潘振声灵感迸发,乐思奔涌,很快就创作出了《小鸭子》这首儿歌:“我们村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我天天早晨赶着它们到池塘里。小鸭子见了我就嘎嘎嘎地叫。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我们村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放学回来赶着它们到棚里去。小鸭子向着我就嘎嘎嘎地叫,再见吧,小鸭子,太阳下山了。”潘振声通过朴实的歌词,轻快的旋律,把家乡儿童热爱上学读书,追求上进的喜悦之情、欢乐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鸭子”嘎嘎嘎地唱遍了全国,还被编入音乐教科书,并被二十多家音乐刊物转载,录音重版十余次。1991年入选“中华卡拉OK大家唱曲库”,被编配成钢琴、手风琴、电子琴等独奏曲。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美合拍的电视剧《大鸟在中国》,将它作为主题歌。

2009年5月14日晚,潘振声因患脑血栓在南京逝世,享年77岁。50多年来,潘振声创作了大量儿童歌曲,已在全国各地报刊电台发表了一千余首。潘振声创作的《春天在哪里》,已成为世界儿童乐坛中的“世界名曲”。

路上,巧遇一位放鸭子的小朋友,他俩边走边聊,相当投缘。小朋友兴奋地告诉他,村里要办合作社了,鸭子由队里